

国际关系

拉美政治生态变化下的 美洲玻利瓦尔联盟

李 慧

内容提要：近来拉丁美洲地区的政治生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左翼势力集体退潮，由左翼发展中国家组成的美洲玻利瓦尔联盟随之陷入困境。该联盟遭遇的发展困境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探求其缘由。首先，联盟内部成员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发生转变。主要成员国步入政治过渡期，原有政策取向可能面临重新定位以及单一的经济来源使之遭遇连带危机。其次，联盟外部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变化。阿根廷和巴西等地区盟友陷入困境，奥巴马时期美拉关系升温，弱化了联盟成员国一致的反美立场。最后，美洲玻利瓦尔联盟作为一体化组织既有特殊性又有普遍性。特殊性方面，该联盟有别于发展中小国一体化组织的一般形式，实际运行中是由委内瑞拉充当“大国”角色，其政治性特点局限了美洲玻利瓦尔联盟的发展。普遍性方面，联盟的发展受经济周期和政治周期左右，当前的困境是经济周期和政治周期叠加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拉美政治 美洲玻利瓦尔联盟 委内瑞拉 一体化左翼

作者简介：李慧，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综合理论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77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649 (2016) 0066-11

美洲玻利瓦尔联盟（ALBA）前身为“美洲玻利瓦尔替代计划”，由以委内瑞拉和古巴为首的拉美若干左翼执政国家和加勒比小国构成，截至2015年年初其成员国已扩大到11个：委内瑞拉、古巴、玻利维亚、尼加拉瓜、多米尼克、厄瓜多尔、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安提瓜和巴布达、圣卢西亚、圣基茨和尼维斯、格林纳达。美洲玻利瓦尔联盟创建的初衷是与美国提出的“美洲自由贸易区”抗衡，其后成为拉美区域合作的另一种模式受到普遍关注。自2001年委内瑞拉时任总统查韦斯提出、2004年正式建立以来，这一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曾极大地影响了21世纪初的拉美地缘政治和经济形势，但是随着近期国际经济环境的改变和拉美政治生态环境的剧烈变化，联盟目前的情况与当初的预期出现了较大的差距。内部多个成员国经历了或正在经历国家政治进程的重大变故，例如委内瑞拉执政党在立法机构选举中受挫，古巴与美国复交，玻利维亚总统推动的修宪公投失败等。与此同时，联盟生存的外部环境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如阿根廷政府左右更迭，巴西劳工党政府深陷腐败丑闻后总统遭到弹劾。随着时间的推移，地区政治版图仍在不断地发生演变，2016年年末，古巴革命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离世，使这个深受左翼政治力量及其标志性人物影响的联盟愈加前途未卜。美洲玻利瓦尔联盟急速衰落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作为新世纪区域合作和政治光谱中一极的一体化组织，这一联盟是否已经一蹶不振，还是一时性地或者中长期地进入低迷阶段？本文将尝试对此进行探讨。

一 政治版图发生多重变化

近年来，美洲玻利瓦尔联盟主要成员国国内政治力量和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是联盟发生衰退的内部因素。美洲玻利瓦尔联盟作为拉美地区诸多次区域组织的一员，其最引人关注的特点就是左翼发展中国家的形象和反美反新自由主义的立场。2013年，拉美左翼代表人物、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的去世被普遍视为美洲玻利瓦尔联盟走向下坡的开端。随后，不利的全球经济形势和一系列政治事件，致使曾轰轰烈烈的玻利瓦尔革命逐步失去发展势头。2016年11月，联盟的另一位创建者——古巴革命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的离世无疑加剧了以美洲玻利瓦尔联盟为首的左翼团体的艰难处境。联盟主要成员国进入政治过渡期，其内部变化涉及诸多方面和层次，下文将主要围绕成员国政治演变、政策取向以及经济问题三方面进行阐述。

（一）主要成员国步入政治过渡期

美洲玻利瓦尔联盟的发展与各成员国内部的动态变化密切相关，内部因素的变化影响着联盟的走向。就其组成要素来看，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和查韦斯领导的委内瑞拉是建立联盟的主要推动者，莫拉莱斯领导的玻利维亚于 2006 年加入，成为第三个成员国，随后尼加拉瓜、多米尼克、洪都拉斯、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等国先后加入。近期，联盟主要成员国先后步入政治过渡期。

首先，委内瑞拉的左翼政府遭遇困境。委内瑞拉对于美洲玻利瓦尔联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委内瑞拉国内局势的走向直接关乎联盟的前途命运，而目前委内瑞拉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形势都令人担忧。在 2015 年 12 月 6 日的国会选举中，查韦斯继任者马杜罗总统领导下的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PSUV，目前是委内瑞拉第一大党，前总统查韦斯在 2006 年获得连任后提议创建）在 167 个席位中只获得了 55 个，右翼的反对派联盟“民主团结联盟”赢得了 2/3 多数席位。马杜罗政府在国会选举中失利并不让人意外，经济危机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后果早已引发了一些社会阶层的强烈不满。反对派阵营试图乘胜追击，2016 年 4 月提出罢免总统的公投，以期在短时间内让马杜罗下台，自此朝野双方展开了拉锯战。10 月，受政府控制的国家选举委员会以反对党联盟在签名收集过程中造假为由中止了罢免公投的程序。随即，反对派占多数的国会以“国家宪法遭到破坏”为由要求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并对马杜罗展开政治审讯。11 月，在各方斡旋下执政党和反对党联盟开启了政治对话，但是谈判举步维艰。委内瑞拉政局困境的重要起因是经济危机。得益于 21 世纪初国际油价高企带来的巨额收入，查韦斯政府曾顺利推行了一系列大规模的社会计划。马杜罗接班后不久，世界经济的不景气，特别是国际油价的持续下降，使得以石油出口为主要支柱的委内瑞拉经济受到了严重影响。财政收入的减少严重影响了社会公共支出，一些惠及百姓的社会福利计划难以为继，政府采取的一系列紧急经济措施均未奏效。根据 2016 年 4 月世界银行的预测，全年委内瑞拉经济将萎缩 8%，到年底通货膨胀率将高达 720%^①。

其次，美洲玻利瓦尔联盟其他主要成员国的左翼执政历程或将遭遇中断。截至 2016 年，委内瑞拉左翼自 1998 年查韦斯上台以来已连续执政 18 年，玻

^① Latinnews, “IMF, Venezuelan Oil Shock Worth 20% GDP”. <http://www.latinnews.com>. [2016 - 05 - 25]

利维亚的莫拉莱斯政府已连续执政 11 年，厄瓜多尔的科雷亚政府已连续执政 10 年。但是近期，玻利维亚总统推动的连选公投失败，厄瓜多尔总统科雷亚则决定放弃参加下届竞选谋求连任的计划。在玻利维亚，2005 年莫拉莱斯胜选上台开始第一任期，2009 年以明显优势获得连任。2016 年 2 月，该国就是否修改 2009 年宪法以允许总统继续参加 2019 年大选进行了全民公投，最终 51.3% 的选民投了反对票，莫拉莱斯及其领导的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党遭遇了失败。事实上，早在 2015 年 3 月的市政和地方选举中已显露出执政党势力削弱的迹象。莫拉莱斯的本届任期将于 2020 年结束，虽然他目前仍拥有广泛的影响力和较高的支持率，但接下来的 4 年还将面临不少挑战。得益于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带来的较快经济增长，莫拉莱斯政府推行了一系列经济社会政策。但是，玻利维亚的出口产品结构单一，天然气出口占总出口额的一半以上，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尤其是天然气价格持续走低，政府财政收入面临着恶化的风险。在厄瓜多尔，总统科雷亚在 2015 年 11 月表示将不再参加 2017 年的大选，待 2017 年本届任期结束后短暂离开政坛，等到 2020 再重返政坛，这预示着该国政治局势未来几年将充满变数。

（二）联盟原有政策取向可能面临重新定位

反美和反新自由主义是美洲玻利瓦尔联盟的政治标签，在拉美新的政治生态下，其原有意识形态和政策取向的环境和目标发生了变化，可能面临重新定位的问题。

1. 反美反新自由主义旗帜可能面临重新定位。首先，近年来美国奥巴马政府调整了原有对拉美霸道和强压的态势。虽然美国对拉基本战略没有改变，但是美国政府姿态的转变是有目共睹的。奥巴马政府后期拉美的反美情绪得到缓解。其次，美国特朗普胜选则是对所谓“政治正确”的反动，包括对自由贸易这类新自由主义的核心信条（至少在口头上）的否定。在拉美地区，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反新自由主义代表着很多社会民意，是社会运动的趋势，古巴和委内瑞拉正是高举这面大旗动员和凝聚了左翼力量。但在当前，反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国家已不再具有 20 世纪 90 年代的号召力，其作为政治旗帜的价值已打了折扣。

2. 美洲玻利瓦尔联盟由意识形态相近的国家构成，组织的立场取决于成员国的立场。就古巴对美关系改善以及委内瑞拉国内的政治经济困境而言，

这两个国家的政策取向尚存在不确定性。^①

就古巴方面而言,自2014年12月双方宣布关系解冻后,次年古巴与美国正式恢复外交关系并重设使领馆。随之,在美洲峰会上古巴领导人劳尔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了历史性会晤,其后双方密集举行高级别谈判,派遣了多个互访代表团。2016年3月,奥巴马访问古巴。自20世纪60年代初两国断交、美对古实行贸易禁运以来,古巴政府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经济封锁中不断与美国斗争,逐渐成为拉美左翼国家的反美领头羊。美国对古巴的制裁曾引起诸多拉美国家的不满,无论是左翼国家还是亲美的哥伦比亚等国,曾纷纷在美洲峰会等多边场合强烈要求美国结束封锁。近年来,古巴处于寻求维持革命成果(如免费教育和医疗)的关键时期,需要克服经济体制的缺陷以应对困难的国内经济形势,急需得到外部资金的援助。古巴传统贸易伙伴如委内瑞拉等国深受国际经济变化形势制约,经济大幅衰退,自顾不暇。美古关系正常化之后,古巴能否借机摆脱经济困境成为广泛关注的焦点。2015年5月,美国将古巴从“支恐名单”上移除。古巴曾寄希望于通过此举缓解金融制裁、扫除进出口业务美元结算的障碍、便利对外贸易和吸引外国投资,然而美国全面封锁的取消仍遥遥无期。2016年11月特朗普在美国总统大选中胜出,奥巴马对古政策能否得到延续存在很大变数。古巴政府如何应对新的局面取决于很多自身无法控制的因素。

就委内瑞拉方面而言,反美是否会成为历史长河中简短的片断仍不得而知。1998年查韦斯当选总统之后,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在内外政策方面实施了一系列重大改革,触犯了美国的战略利益。经济方面,以石油出口为例,寻求多元化市场以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为增加国家收入而向外国石油公司征收赋税,为应付国际油价下跌而推行了“限产促价”(削减石油的生产和出口),这些举措直接损害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跨国公司的利益。政治方面,查韦斯与古巴、伊朗、朝鲜等与美国对立的国家保持良好关系,高举反美大旗,号召团结拉美地区的左翼国家。美国将其视为眼中钉,不能容忍出现“第二个古巴”,千方百计试图搞垮查韦斯政府。目前,查韦斯的继任者马杜罗领导的政府正遭遇危机,国内政局走向仍是未知数,而试图推动罢免性公投的国内反对力量得到美国的支持。值得注意的是,委内瑞拉在查韦斯上

^① Francisco Javier Ullán de la Rosa, “La Alianza Bolivariana para las Américas – Tratado de Comercio de los Pueblos (ALBA – TCP): Análisis de Un Proyecto de Integración Regional Latinoamericana con una Fuerte Dimensión Altermundista”, en *Estudios Políticos* (México), No. 25, abril 2012, p. 131.

台之前曾与美国往来紧密，双方是石油进出口方面的重要贸易伙伴。

（三）联盟单一的经济来源使之遭遇连带危机

自2016年年初，马杜罗政府宣布委内瑞拉实施经济紧急状态，以保护人民权利、增加国内生产，提出“保护国家经济和主权免受国内右翼反对派和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势力侵犯”。5月中旬，马杜罗将此方案延期60天，并且称2016年和2017年都将维持经济紧急状态。美洲玻利瓦尔联盟成员国经济上对委内瑞拉高度依赖，例如，美洲玻利瓦尔联盟银行85%的启动资金来自该国；同时，委内瑞拉对联盟内其他成员国，如古巴、多米尼克、尼加拉瓜等国在基础设施和社会计划等方面给予了慷慨的援助，还推出了具有地区援助性质的“加勒比石油计划”。这种单一的资金来源方式以及经济依赖显然是美洲玻利瓦尔联盟面临的潜在风险，目前随着委内瑞拉经济下行，这一区域组织丧失资金来源，并进而影响其原有项目的持续推行。以加勒比石油计划为例，国际低油价导致委内瑞拉财政严重入不敷出之后，马杜罗政府削减了20%以上的供油量。同期，美国推出了名为“加勒比能源安全倡议”的计划，承诺向加勒比各国提供符合本国国情的能源解决方案，为该地区能源项目提供融资便利、技术和政策援助。这种此消彼长的趋势或可削弱加勒比石油计划在该地区的作用与影响力。

二 联盟生存的外部环境今不如昔

2003—2013年10年间，美洲玻利瓦尔联盟的区域外部环境良好，左翼政党在拉美取得了广阔的空间，给予联盟有力的支持。在阿根廷，基什内尔从2003年起开始当政，克里斯蒂娜赢得了2007年10月的大选，2011年又获连任；在巴西，劳工党领袖卢拉2002年赢得大选担任总统，并于2006年连任，此后其左膀右臂罗塞夫继任总统；在巴拉圭，神父出身的费尔南多·卢戈在“爱国变革”联盟的支持下于2008年4月当选总统，为该国左派首次当政；在乌拉圭，何塞·穆希卡担任总统，他曾是一名游击队员，后来成为一名受欢迎的政治家。除此以外，2003—2013年，拉美国家成为国际初级产品市场的大赢家，依靠初级产品出口获取了丰厚的财政收入，左翼政府将大

部分财政收入用于社会项目的开支,改善了人民的生活。^①然而,自从大宗商品价格开始下跌后,这些国家普遍遭遇增长放缓,社会开支开始缩减,触动了一些阶层和选民的利益。如今,拉美国家政治生态的变化已经蔓延到整个地区。

(一) 左翼步入低潮,地区盟友陷入困境

近年来,拉美地区左翼势力集体走向衰退,几个重要地区盟友不约而同陷入困境,这无疑削弱了联盟的外部支持力量。

阿根廷中右翼政府上台。2015年11月,“变革”竞选联盟候选人马克里在大选中获胜,结束了左翼政党长达12年的执政。经济政策方面,马克里政府倾向自由主义,主张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对外政策方面,马克里政府采取“去意识形态化”战略,在国际舞台上与重要大国重新站队,这无疑给阿根廷与美洲玻利瓦尔联盟紧密的关系画上了句号。过去的10多年间,基什内尔和克里斯蒂娜两任政府曾与这一“查韦斯体制”保持了密切往来。^②2016年3月末,阿根廷宣布退出南方电视台(TELESUR)。南方电视台是由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推动创建,由古巴、玻利维亚等6个左翼国家参与的一家跨国公共电视台,该台建立的初衷是抗衡发达国家媒体霸权,发出拉美地区独立的声音,是该地区专门传播左翼政策的媒体工具。^③

巴西劳工党下台。近两年来,巴西经济不断恶化,腐败丑闻披露程度日益深入,终于导致了劳工党总统罗塞夫的弹劾案,政坛剧烈动荡。2016年9月1日,中右派的民主运动党副总统特梅尔正式就职总统,劳工党全面退出政府。古巴、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厄瓜多尔等左翼政府一度对罗塞夫总统弹劾案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其中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谴责弹劾过程是巴西国会政变,撤回驻巴西大使,宣布冻结两国外交关系。但不管舆论如何,当前巴西对外政策已经转向,加强美国与拉美地区中右翼政府的联系成为新政府对外政策的重点。

智利政府陷入困境。巴切莱特来自中左翼的社会党,2014年3月第

① Nelson F. Salvadio, “El Nuevo Mercosur”. <http://www.infolatam.com/2016/05/23/el-nuevo-mercursosur/>. [2016-05-26]

② Juan Diego Wasilevsky, “El Debut de la Doctrina Davos: Macri Cierra la Alianza Bolivariana e Inicia una Política de Realineamiento Internacional”. <http://www.iprofesional.com/notas>. [2016-05-15]

③ 李菡:《浅析拉美的另类传媒——以南方电视台为例》,载《拉丁美洲研究》,2011年第3期,第49页。

二次出任智利总统，任期4年。近期，智利腐败丑闻频发，从企业界到政界，从执政党到反对党派联盟，从总统的儿子到政界领袖，纷纷卷入丑闻事件。2015年5月初，作为内阁核心成员的内政部长罗德里戈·佩奈利略承认曾接受非法竞选资金，对巴切莱特政府更是雪上加霜。目前，巴切莱特政府深陷信任危机，不得不改组内阁，以内阁成员集体辞职的方式重新争取民众信任。

秘鲁政府右转。在2016年6月5日举行的秘鲁总统选举中，“为了变革秘鲁人”党候选人库琴斯基以极其微弱的优势击败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本次大选中，左翼候选人在第一轮投票中就已纷纷退出，中右派候选人藤森庆子和库琴斯基进入第二轮投票。这两位候选人的执政主张较为相似，都拥护市场经济、主张对外开放，在他们的辩论词中透露出了各自的新自由主义议程。^①

（二）奥巴马政府时期美拉关系升温弱化了一致对美的共同立场

除了数个左翼执政国家政治右转的因素，美国与一些拉美国家关系的改善一度弱化了美洲玻利瓦尔联盟昔日盟友一致对美的共同立场。此前，在左翼政府时期，巴西和阿根廷是联盟的重要盟友，不仅与联盟成员国双边关系密切，而且在很多对美议题上拥有共同立场。以阿根廷为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该国与美国的关系经历了由近到疏的重大转变。自基什内尔政府时期起，阿根廷实行多边主义外交政策，“离美”倾向更加明显。与此同时，阿根廷与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保持了亲密关系，特别是与查韦斯政府在能源、金融方面加强了合作。此外，在诸多国际多边议题上，巴西和阿根廷这两个地区大国与联盟保持了高度一致。比如，在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议题上，它们与委内瑞拉始终持有相同立场，在2005年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上共同中止了美洲自贸区建设进程；在恢复古巴的美洲国家组织成员资格的问题上，这些国家曾共同抗衡美国。但随着奥巴马政府对拉政策的调整，这些昔日的盟友与美国关系有所回升，在对外关系彼此协调方面随之发生了变化。2015年，美巴关系缓解。在美洲国家首脑峰会召开前夕，罗塞夫受美方邀请于当年6月访美，缓和了“窃听门”事件后紧张的两国关系。2016年3月，奥巴马总统访问阿根廷。中右翼上台后，阿根廷转变了外交立场，将发展同美国

^① El País, “El Palo y la Astilla”. http://internacional.elpais.com/internacional/2016/05/03/america/1462226758_801939.html. [2016-05-10]

的传统友好关系作为重要目标,扭转了20多年来与美国日渐疏远的局面^①,两国关系进入新阶段。随着美拉关系的改善,这些国家原来在外交上与美洲玻利瓦尔联盟一致的反美立场将发生变化,同时也将削弱国际多边议题中的共同立场。虽然美国新当选总统特朗普就职之后对上述国家的关系仍存在不确定因素,但是中右翼当权的国家疏远玻利瓦尔主义已成为现实。

三 美洲玻利瓦尔联盟作为发展中国家一体化组织的主要特点

美洲玻利瓦尔联盟是拉美地区最年轻的一体化组织之一,组织形态具有创新性,但目前其活动已进入低潮。根据联盟官方网站,自2015年3月在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第13届特别峰会之后,至今尚未举行任何峰会^②。美洲玻利瓦尔联盟作为拉美地区次区域组织兴衰演变的特殊案例,其组织结构的特点与拉美经济、政治周期的关系值得关注。

一方面,美洲玻利瓦尔联盟作为一体化组织的特殊性——运行机制设置脆弱。首先,根据国际经济一体化理论,可以将其归纳为由发展中小国组成的一体化战略。政治上,由于面临较大外部挑战和压力,希望通过与具有共同利益的合作伙伴结成联盟,增强其在国际事务中的谈判能力。经济上,由于受国内资源和市场规模的限制,对国际分工和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非常高。^③就此而言美洲玻利瓦尔联盟具有非典型性,它有别于发展中小国一体化组织的一般形式。主要表现为,在联盟的实际运行中,委内瑞拉充当了“大国”角色,在组织内发挥绝对的领导作用。这种对个别成员国的依附性决定了联盟与该成员国的捆绑式发展,增加了联盟的脆弱性。与同样是地区发展中国家构成的一体化组织如南共市、太平洋联盟相比,后两个组织的支柱力量更为分散,组织命运也不会因一国的崩溃而结束。其次,作为政治联盟的发展局限性。从美洲玻利瓦尔联盟创建目的来看,经济利益并非主要目的,一体化伙伴选择的实践中更注重外交利益而非经济利益。虽然在其框架下推行了金融、社会等多领域的项目,但究其实质该组织属于政治联盟。短期来

① Octavio Amorin Neto and Andres Malamud, “What Determines Foreign Policy in Latin America? Systemic versus Domestic Factors in Argentina, Brazil and Mexico, 1946 – 2008”, in *Lat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Society*, Vol. 57, Issue 4, October 2015, pp. 1 – 27.

② ALTA – TCP. <http://alba-tcp.org/>. [2016 – 10 – 20]

③ 姜文学著:《国际经济一体化:理论与战略》,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0 – 45页。

看，这一特点决定了组织的活跃程度。类似地，后期更偏重于政治联盟的南共市也面临相同困境，巴西和阿根廷的政治形势发生右转，委内瑞拉受到联盟内部集体排斥，成员国之间难以形成凝聚力。而更侧重于贸易的太平洋联盟发展形势相对乐观，观察员国队伍不断扩大，近期阿根廷也成为其中一员。因此，受意识形态制约的次区域一体化组织，如美洲玻利瓦尔联盟这类政治性联盟，在特定环境背景下存在局限性及脆弱性。

另一方面，美洲玻利瓦尔联盟作为一体化组织的普遍性——受经济周期和政治周期左右，联盟当前的困境是经济周期和政治周期叠加作用的结果。政治方面，2013年查韦斯去世对联盟来说是一个政治周期的结束，虽然马杜罗是查韦斯的接班人，但其在地区左翼国家中的影响力和号召力远不如前者。2015年后，拉美左派执政党势力大范围削弱，巴西、委内瑞拉等国家内政陷入混乱。一旦内政不稳，外交势必受到影响，从而使得联盟活力受到根本性的削弱。经济方面，对联盟来说，一定程度上比查韦斯更重要的是经济周期的结束，换言之，经济周期是制约联盟发展的主要因素。拉美左派的衰退和美洲玻利瓦尔联盟的困境与这种超出意识形态的力量密不可分。美洲玻利瓦尔联盟创建之初，大家关注的是这个左派联盟反美反新自由主义的旗帜，当时的超级经济周期使它得以发展壮大。2003—2013年的10年里，委内瑞拉积累了大量财富，具备充足的财力和能力去推行其意识形态，使之发出远超其国家规模和区域范围的声音。在拉美，与美洲玻利瓦尔联盟意识形态相近的国家有很多，而厄瓜多尔、玻利维亚等国选择加入联盟，除了共同的意识形态因素，均存在各自的利益诉求，加入联盟能使本国经济上受益，而这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委内瑞拉的参与和贡献。

近两年，拉美经济高速增长周期随着经济危机的来临而结束，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大宗商品价格暴跌和对外贸易额下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2016年该地区经济下降0.5%，2017年仅增长1.5%，其中巴西经济下降3.8%，阿根廷经济下降1%。美洲玻利瓦尔联盟主要成员国委内瑞拉经济呈自由落体式下跌，2015年下降5.7%，2016年下降8%。^①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拉美的民选政府，无论左翼还是右翼都可以大规模推行教育、公共住房等公共政策；一旦经济下行之后，无论是何种意识形态的政府都会遭遇挑战，

^① Real Instituto EL Cano, “La Difícil Conyuntura Económica de America Latina”. http://www.realinstitutoelcano.org/wps/portal/web/rielcano_es. [2016-05-15]

财政收入和公共支出的减少导致原有的福利性社会项目难以持续，民选政府支持率降低，民众走上街头进行抗议，再加之反对派趁机活动，国家政局陷入动荡。换言之，若经济出现问题，意识形态可能居于次位，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会面临执政危机。综上，经济周期和政治周期在短期内同时发生，使得美洲玻利瓦尔联盟陷入空前的内忧外患困境。

作为一个次区域一体化组织，美洲玻利瓦尔联盟是否将从此一蹶不振，还是仅仅暂时性地进入低迷阶段，抑或是中长期内处于低潮？笔者认为，首先，作为一个曾十分活跃的区域组织，该联盟短期内恢复活力的可能性不大。但是，拉美当前左翼政权步入低潮，并不意味着左翼思想的消亡，其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仍将持续存在。拉美左翼并没有死亡。一方面，拉美多国仍由左派执政，其中包括古巴、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尼加拉瓜、智利、乌拉圭、萨尔瓦多等国；另一方面，拉美国家贫富差距严重，社会矛盾尖锐，拉美左翼依然拥有较强的实力和坚实的社会基础。^① 其次，经济危机是美洲玻利瓦尔联盟面临困境的始作俑者，但其走势超出了拉美地区左翼或右翼力量所及范围，换言之，当前的危机使多个左派执政党遭遇困境，但右翼上台能否有效推动经济发展仍是未知数。最后，拉美地区内部和域外形势仍在不断演变，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对该地区将会产生多大影响仍不得而知。特朗普在竞选过程中发表的不利于拉美国家的言论是否会付诸实施，拉美国家的反美情绪是否可能再次燃起，次区域一体化组织是否会进一步分化或融合，这些问题或将影响美洲玻利瓦尔联盟存续前景，不能排除美洲玻利瓦尔联盟以另一种形式成为拉美部分国家整合平台的可能性。

（责任编辑 刘维广）

① 徐世澄：《拉美国家政治格局发生急剧变化：原因、影响和前景》，载《当代世界》，2016年第5期，第36页。